

开印文选

七

開 明 文 選

第 七 輯

上 海 開 明 書 店 印 行

活葉本文選目錄七

篇次	篇名	作者	頁數	總頁碼	定價
151.	非十二子	荀子	三	一三六三	一分八厘
152.	史記自序	司馬遷	一二	一三六九	七分二厘
153.	兩法師	葉紹鈞(民鑑)	五	一三九三	三分
154.	我的生活態度之自白	李石岑(人生哲學)	一一	一四〇三	六分六厘
155.	洛綺思的問題	陳衡哲	一一	一四二五	六分六厘
156.	蘇玄瑛新傳	柳亞子(蘇曼殊傳)	三	一四四七	一分八厘
157.	蘇曼殊之我觀	柳亞子(蘇曼殊傳)	六	一四五三	三分六厘
158.	故鄉	魯迅(吶喊)	七	一四六五	四分二厘
159.	愛的成年	周作人(談龍集)	二	一四七九	一分二厘
160.	大鐵椎傳	魏 肅	一	一四八三	六厘
161.	新豐折臂翁	白居易	一	一四八五	六厘
162.	平民的文學	周作人(點滴)	三	一四八七	一分八厘

163.	卜來敦記	黎庶昌(拙尊園叢稿)	一	一四九三	六厘
164.	人的文學	周作人(點滴)	七	一四九五	四分二厘
165.	日本的諷刺詩	周作人(談龍集)	四	一五〇九	二分四厘
166.	七月	詩經	一	一五一七	六厘
167.	東山	詩經	一	一五一九	六厘
168.	登樓賦	王粲	一	一五二一	六厘
169.	戰國策序	劉向	二	一五二三	一分二厘
170.	說文序	許慎	三	一五二七	一分八厘

非十二子

荀子

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欺惑愚衆，喬宇嵬瑱，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它囂魏牟也。

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鰌也。

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慢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鉞也。

尙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綯察之，則偶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駢也。

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辯。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

以爲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贅儒，嚙嚙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

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順，奧窔之間，簞席之上，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則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

一天下，財萬物，養長生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服從。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則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

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無法而流湎然，雖辯，小人也。

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姦心；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姦說。此三姦者，聖王之所禁也。

知而險，賊而神，爲詐而巧，言無用而辯，辯不惠而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堅，飾非而好，玩姦而澤，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知而無法，勇而無憚，察辯而操僻淫，大而用之，好姦而與衆，利足而迷，負石而墜，是天下之所棄也。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智，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爲德。遇君則脩臣下之義，遇鄉則脩長幼之義，遇長則脩子弟之義，遇友則脩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脩告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妖怪狡猾之人矣。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古之所謂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羣者也；樂富貴者也；樂分施者也；遠罪過者也；務事理者也；羞獨富者也。今之所謂士仕者，汙漫者也；賊亂者也；恣睢者也；貪利者也；觸抵者也；無禮義而唯權勢之嗜者也。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脩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行僞險穢而彊高言謹慤者也；以不俗爲俗，離蹤而跂訾者也。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爲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已；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故君子處不脩，不恥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儼然，壯然，祺然，蕤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慤；儉然，慘然，輔然，端然，紫然，洞然，綴綴然，瞽瞍然，是子弟之容也。吾語汝學者之冕：其冠纓；其纓禁緩；其容簡連，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颯颯然，瞿瞿然，盡盡然，盱盱然，酒食聲色之中，則瞞瞞然，瞑瞑然，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

訾然勞苦事業之中，則億億然，離離然，偷儒而罔，無廉恥而忍護詢，是學者之嵬也。第佗其冠，神禪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嚟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奢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彼君子則不然，佚而不惰，勞而不侵，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也。

讀荀子

韓愈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伯易伯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與？

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存而醺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

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與？

孟氏醺乎醺者也，荀與醺大醇而小疵。

史記自序

司馬遷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瞶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瞶玄孫卬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

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

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竝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竅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

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扈困鄆，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

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名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

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

『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尙書載之，禮樂

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

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阨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膺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